

永樂大典

卷一萬九千六百
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一屋

目

左傳叔孫豹會晉士丐于柯盟于智陽荀偃瘡疽生瘍於頭卒

與其撫之曰事吳敗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王樂懷子曰其為本卒事於齊故也後子榮益也乃復撫之曰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何乃瞑受哈利特也五代史補錢鏗末年患雙目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狀其術在於用針無不効者鏗聞名而使觀之醫人曰可詣然大夫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恩之錄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是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下于莫不應手豁然錄善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而不受明年鏗卒太平廣記游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與司隸校尉胡幹有隙遂誣殺數月餘幹病目精遂脫但言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元東坡志林前日與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子病目昏以熱湯洗之張曰目忌點洗病當存之齒有病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一

勞之不可同也又山谷曰目惡別扶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夢溪筆談黃宗旦晚平病目每晨事先具卷目成誦於日至上前展卷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客之密以他書易其卷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卷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西漢書五行志雜為大為目羊上角下號剛而色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貌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病韻語陽秋山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晴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訖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講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昔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盡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質於金昆利膜速矣大抵書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為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夫明議者謂不能預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陪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只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蓋非特傷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楊公肇錄余自幼病目久不能遠視遍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略不少愈因得張湛與范寗治目疾六物方遂却去諸藥不御今亦無恙張橫渠集病說子張子目病主翳命醫治目翳小深則親戚戚異子為之喜或加增焉則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復為之憂子張子曰目猶天之日月也日月薄蝕猶君子之有過也余德之不脩學而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其得罪於天也久矣目之生翳是吾心之過形見於兩間也其或小愈是幸也幸莫足喜其或加增是天正與刑也宜退聽以受之而已憂之何益曰如之何以處之曰吾老矣無及也當以悔之而已矣李復濬水集晉年勤細書廣博求多益謂經手一抄可勝諸數百石矻三十年常廢寢與食磨墨見硯穿敗筆如丘精高編述大軸不知數萬億當時氣血盛未覺損目力今年四十六百病未其瘳雙瞳舊勞甚數血聚成脉虛炎更上攻常若包苔棘遠視但眴眴浮空亂花黑少功效前修錯仰極窺測志欲繼絕學九萬緡鵬翼求於形器外脫然有所得上友千古冤神過展良觀年來老且病筋軟當少息六物已然成參氣須清滌陸游渭南集病目發書於日危坐肺渴常止潤目昏復捐書蒲團坐袖手一窓寬有餘心知世緣薄分與鐘鼎疎湛然千仞嘲餐此徑寸珠光明照憂患何遁不自娛白雲可與友晴空閑巷舒郭印雲溪集閉眼萬象主闔眼萬象滅生滅本無體人心妄分別我初病眸子散漫空花發視物都曇曇浮雲晴秋月謁告旋掩關十日人事絕客室安坐餘神光潛洞達俄於冥冥中暎然得朝徹以茲悟色性一根成解脫繩

急不得常樓攻媿先生集此清所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生客次韻
侯年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富耕獲胷中涵養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
慙門巷非凡五字欲問奇誰與確聞博竹院望同醉遮眼腦脂何太雪園
闌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雅歌了無恨祗張車公一前却海
棠春深照眼明風物融融倍非昨從教雨洗胭脂淡小摘何妨供犯涇夜
闌境燭照春睡靚猶如在結綺閣牆頭西望爛蜀錦嫣然一笑無聲樂飛
紅點地綉作茵正須席地天為幕要知富貴出天姿艷杏天絕何足錄主
人小築真好事肯學區區事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笑君大似年公鶴雨
餘珠淚色慙接一顧正嫌無伯樂忽驚新詩來叩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
中傳觀字欲漫我豎降幡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脚揩
摩病目不應追及此紅英半零落枝頭尚有未開花縱已離披亦何惡知
君既負西岑游可便一春終落寞會須來此共賦之正要重闢誦新作黃
山谷詩次韻元貴病目道人嘗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言為學者與
為道者異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丸瓦乎東坡詩讀書
歌如月碎源廉不無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老子曰浮生玄
覽耽無底乎韻書曰肆衣白也退之詩生殊吾雲在生无文字間傳登

永樂大典卷萬卷六百三十七

三

錄古畫律師傳云其師一日在蓬下看經。峰子授意。求出師龍之曰世
不如許廣問不肯出謂他故城驟平去聞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
顧陸氏對數遊賦日廿聞人而為廿樣貌謂不甚了了所見多俗人不若
不見之愈也。接韻首歌曉月將入范侯平少百夫唯言行一一無可據文
達王仲宣詠史詩曰至為百夫唯九作壯士塊僵黃鳥詩注曰百夫之中
唯唯後也無可來孝經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述之詩云吾愛其威
幹美無可傳看吾眸子當瞭然乃稱胥次常坦孟子曰胥中正則眸子
條然易曰復道坦曰中論詩曰君子坦蕩蕩如何有物食明月浪雙隕珠衣
袖滿虛金片紅詩曰此時惟事幾有物食食未派珠見上注金范刮膜會
治改造諸長醫走時長醫取以金范刮去膜人復活元珠林曰復月既元
其祖失明元韻詩曰此時惟事幾有物食食未派珠見上注金范刮膜會
治禪草涕垂頤渠不管津州尚岳悟嚴寺有懶殘巖按唐高僧疏懶臥德
在幽山之頂石窟中德宗遣使詔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哭之且勸拭
涕嘆曰我生有二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山谷時潭州牧引用

衡山事古當遠外形骸不必以病日成久終首句之意劉政詩因循裏便至邂逅眼成癡稍與詩書隔初憇長老言陶潛詩云昔聞丈老言掩平

寺不喜云云談空迷起滅。颶翼龍飛翻蠻牋彌長策。深居欲杜門劉政詩和尚叔父病目慟器論時事坐居祇杜門自然憂未得那不眠潛昏大齊終無頰。泉沙暫有渾誰資上池水洞視一方墳袁起岩詩張仲子病目秋日家鄉遠西風去鴈遲小兒應藥善老人數歸期昨夜三江夢今朝五字詩王情如飲水冷暖自深知洪平齋詩日過學不力年僅名未芳心期雖微微自視已茫茫燈盞青紅暈首紛黑白行薄闊深暝坐禪味覺偏長林昉詩病日兩旬餘深齋只另居客知多寄藥姜勸少看書畏然燈羞近貧涼髮屢梳平土心吾菊因此躋哉鋤櫟攻愧先生集病日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平來視物隔徒襟祗有春花似逝之強送歸鴻聊自放妙穿懸茲恐難為相親黃燭交新絕見伐青祚事變危寫照若添雲蔽日不應更銷虎頭廢章先生集病日未愈病日松蘆藥足治平茫然益月尚多移易平本遠風埃路難愈應緣芦蕨時花入書編飛模模星攢簷轉榮榮古今是否消深慮視少唯侵然以思洪忠宣公詩病日寄張侍郎學懸子夏與丘明兩日脊朱歲屢經未省何辜肺患謹恐因不識取天刑緣情詩惟吟

余樂真卷萬千首三七

四

全廢會意書博筆久停張籍重清寧可觀侍郎句好頑類聽鹿說之詩病日作近體詩五首病目經旬覺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汝詩成頑作瞎太祝位極社為盲老公不用千憂後盡是何妨二笑讀書空頗如不喜見人志好在春來六六奉何事蘭成暗愛愁借愁為樂總宜休天涯二月無新曆京國三年誤舊遊忽接家書迷遠近欲為客難却沉浮道人猶喜頑相過詎盡丹丘更虎丘江頭未省逢春事風雨朝朝夜夜深咬潔一生餘白髮辛勤百計只丹心不疑鄭默世能忍軟恨虞翻論所傳明日逢人添俛首會催歸與到山林沉沉何處有春柔日短無垠風雨秋底事須登七人劍要當自拔千金裘圖書雖滿愧黃絹繩李縱聞嘲白頭事與願違宜泯泯願違於事更悠悠愁極猶知吾道尊尚頑樂許北堂壹善人在疚鄉評減老物可憎天意存謾使雙因隔澧浦難教漢使識河源著書昔日年猶少老意今朝歎絕言史浩詩片院景老病日寄詩索和友草次韻平生雙眼只觀書今日休分紫奉朱青白泯然從容至席階及也要人扶丹砂併使清明在金屑應嫌計策踈幸有鑠迦全透頂不妨洞見泥元初謝過詩次韻景老惟起病日蝶夢游揚外碧紗知君不賞玉釵斜夢回起坐有佳思亂觸牙籤書五車黑蟠着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商略此

言當過我燃青竹東為煎茶沈與求詩聞道牙籜檢校頻登花錯莫亂驚
塵未須止酒坊技轄便可捐書當徒斬肘後有方餘幾所眼中無障更何
人須公舊觀神明復準徵花前一笑春趙鼎臣竹隱琳士集宋金道中病
今年已作暗寒食此日正如盲老翁病眼昏昏迷白黑幻花隱隱出青
紅人歌人哭千家裏春雨春晴一夢中會放目光半背上轉頭何事不成
空槐庭濟美集次韻文大光病目新起眉中眸子坦何疑不見妖夢歇月
詩牛背神光元我在虎頭墨妙敢吾欺競者杖杖行成矩會起彎弨滿中
規可惜平生憂國淚眼明猶及見清時陸佃陶山集休韻如叔大病日三
首使君詩思謾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為誰甘受病看花緣此負道
歡通天犀帶應憐瘦雲母屏風尚畏寒何日早安同一醉擬教歌舞銜華
升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客旃旆累祁羨並遊曾許花含笑孤情合慙樹
含歡五采謾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造班猶毒且向三田養
就升報君平日頗輸肝常笑飛蝗累李瞞一兩固宜知上德是花猶可
盡君歡孤根自識恩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免蹉跎却疑甘澤
是金丹方岳詩病眸未老已昏眵近廣秋堂幾卷書世事難看寧閑却人
主自擾正紛如棋聲久遊燈前兩茶本猶堪月下鋤圃辭且容趺足坐此

永樂大典卷六百三十七

五

心雅與俗人疎武朝宗詩病目醫治兩眼寬迎風猶苦淚漫漫水邊望月
雖無礙燈下觀書便覺難索句每防愁入腎好杯多是熱歸肝法當着意
收神觀不用金篦久自安晚堂詩病目自嘲薰旬病目成鳩媒竟日掩
書風為開端如猩猩畏機穿愛酒着屐須一來信手翻書未終葉春風已
覺生牙頰笑同黃卷且年醫先使鷓鴣翳蚊睫蘇邁詩和良卿病目在告
寒月侵憲燭在檠幽人燕坐夢鬼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鼙鼓聲
大卿在告先授教已十日夫國朝何伯善詩病目小康答友人二首惟天有兩
目日月朝朝新孰能點翳之太空或微雲嗟我讀書眼少與塵俗親端居
勤邇月不曾下堂陳云胡亦昏濁使我坐傷神對酒不敢飲食淡每經旬
朋友日已殊况此與興噴嘲笑累萬輪問勞煩佳賓今晨疑少差賜質章
未泯昔者盲於心久亦還吾真況此外物蔽其能久紛紛膠膠名利罿
目皆青塵嗟我無此昔雖資猶勝人朝食丹砂光暮飲空青乘舉身八
極間曠覽九州際泰山落肩疎倚塞急而昧徘徊陽谷升欲舉東海沈
海遺明珠照耀光徹底至寥天所窮至明人所忘舉頭謝東海低頭不仰
視顧孫詩病目情深人位名賢叶人臣亦病目方較調張公兼我俱憇病
目何丘明因傳癖張籍為詩魔書卷拋全人醫方間謾多金篦誰有術頃請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一來過王揮詩角日言據故樂天雖病眼平時視物疑更禁風大內交馳
趙娃睥目待誰愁鮫淚傾珠盡日垂氣鬢方瞳昏暉鏡瘞遠則臉痛磨雖
悠悠伏枕三旬苦安得黃金刮膜鏡程以大詩紀仲安病日久無言忽得
其寄詩知病已退賦此寄之人聞病眼難書字忽見臨池解寫詩月裏宣
客主桂樹參差何處看花枝沿溪逐客休辭險隔屋看山政自奇我亦年
未坐移晷未陳書冊已攢眉國朝宋濂集皆目童文文有序走也病日視
不及季簡禮越度速警招利乃抽隱思引物婉義作答目童文文曰答咨
爾童子我目之竊效講五神配合三靈素質四皓圓暉東青南丹注皆北
古孕晴約來臉肥黃中之英氣樂內動藏系外微啓闇人矯通淺天明聚
為根蒂敷為華榮衆咸先頤爾獨夫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紘爾於只尺不
外五柱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賴湊凡僅綴一丁此朋而孰熟視弗迎彼
不面識反拂而承頰或自批頰常叢額碑如水母藉蝦姑征又如野狼扶
拱則逞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亥賦授自天初無恒制免
眉八綠岳黃以花勝耳無輪慎額斯贊尼口類海敷匯且貌澤鼻如竭飲
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平其參表厥明歟或角而方遜舉長世或
疎而揚或侈而弱壹圓于玄我則何贅矧子淫書焚膏答繼搆撲醉藻搜

余樂大典卷一百三十七

六

割文藝肺鍛肝膽心鉢腎剝我削我揉我斬我弊八廓注邪五輪受屬靡
精弗喪有明益痊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跋子縕宣圖子玷成
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圓城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
取其窳乃擇其良書注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乘螢囊刺股流血懸
鑒于梁未聞其目遂縮晶光是謂遺辭君子所棄星野有含雲漢成章則
步幽眇罕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盡畫僵氣勢旁睨
物浩穰為爾之故是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商飾巧言棟法列方教
為曲直敢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狡足恃唯道是道考亭有嘉廬
陵則脩厥視雖短所復孔優一紹道緒上邈魯騶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
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絕昭若參游子不此即而反之仇斟峰彌豹直
無烟晦歧辭樂禍腥聞不收惟得文耽世所嘲休內美之章玉瓊黃流子
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尼何漆以休何青以榜何肉而因子勿寘思疾
若薦袖遺形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寔為遠猶母慚星里成此練絲童
子言已我心之疚蒙俱既寢斷葛亦隨植緒太纖削瓜蘿秀就尊聖哲名
亘宇宙非形之妍唯德之茂況日在形賓庭一豆雖晚非瞽物亦云觀縱
瞽馬尤有用輒售嫌懷三品備于樂奏圖詣成書事明若晝吟察秋毫或達

殊谷督署自將神腹內寓。五色免惑。一誠自守。幸遂道養。庶絕馳驟。禡福
倚伏理嘗易究所憂忘荒如瞽四酌。本實不墮。枝葉巧湊。弗別莠禾。徒頃
轉擇。童習固勤。白絲固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猿狖。自今伊
始啓蒙。撤覆責躬。靡遑敢目之訴我道之叛我學之懲。上慎旃哉。吾言不客。
目疾

趙善璗自警編范忠宣公在隨州一年州事毫髮必覩。春至談笑於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淳

戒堂更不得上。蓋譚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賜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
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關
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
盡其歟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
矣。行狀又聞。先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恐章淳。忠宣必怒。
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坐水盡灘。領諸子曰。此蓋章淳為之哉。王
水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譖均州。其子吉淳以之與執政。日與司馬公
議論。多不合。得免。行狀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奉降白公。公
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今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
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允。諭士遂止。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

堵中不忤參軍談譬如但坊中散送飛鳴著華今是誰能對讀方奇定
有功九儒從來是佛種會如那律證圓通葛勝仲詩和日疾請幻翳來虛
近漆幢輕雲蔽月有無中廢書暫阻雖三承。坊射何因落兩鷗慧眼水清
知吉夢藥師經驗表奇功疾平宣但聞巖電反照觀身覺內通元胡紫山
詩君復仰契大明作此寄封前歲聞吾凡日疾既而入閑日漸多北不遠
先生此障以吾平日仁靜淡薄不宜致此亦宜領受其政寄至都詩清
見乎醉子夏晚喪明羣友走慰哭不意我良友亦復遭此毒初聞驚痛心
憂疑目三十傳者睿不悞老決寫幽獨作書將拜問書成不忍讀恐傷吾
友心置書塵滿榻愚計雲散日不久明當復誰謂歲月深神光不容贊壯
志宜自寬內視炳如燭高情素深靜萬事不掛目鏡心自清昭受順耆年
福虞伯生詩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煙霧亦然哉靜聽靈嚮空中幾坐受
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載太清絕點誰能畫一瞬
青蓮月滿臺木綿鶴袖小鳥巾百事無聞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
為華蓋洞天賓看花漫笑如煙霧落筆那能泣鬼神聞有紫芝新可食固
公有約願為隣王惲詩疾自警故樂天體目手相須最切身連宵憐痛
可傷神老緣貪得書成案壯為傷多酒入唇四大假宋皆是昔萬緣急遣

宋樂府卷六三十七

八

赤目

宋史方技

亦忘真悠悠未了三千積來置從今不要親和幹臣以目疾詩相徵老
來裸抱百無圖遮眼唯便糞葉首不爾心神混散漫知目力陡平疎晚
年愈種言花盛平日豪春綠晴餘氣習屏除元易事患須顛倒坎離居
常倚精神壯未殊。有時豪飲病觀書形骸未化無非昔寢諫其間故自如
赤貫瞳人脊若峩灑留肩井冷難除人憑手眼今如

符洪州人能道人未來事帝嘗遣小黃門持紙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
符湯沃而洗之蓋帝默視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道妙

先生居上清寶籙宮山居備用患赤目大忌房事及沐浴目盲不然成肉
瘻月事未絕而交接者生白駁白子西詩曼倩目如珠王戎晴似電內顧
自熒熒外觀亦爛爛伊余雙瞳明引錚未嘗轉入夜常有光視日亦不矯
今年生瘡瘍熱淚滴諸眸雨日但端坐一物不得見中情如敵學風沙似
避箭凜然與絕然在乎善不善君子然正心小人多革面可以觀死生可
以察貴賤人不憂吾憂吾常患人患惟與青山期相膚無改變宋梅聖俞

詩休頌和吳正仲亦日見寄尋常不病眼青白看人多暫見未成碧難逢

醫膜方詞子一枚以密石上重注目中許論詩病赤日從山毒侵荷葉

赤日朝來勢轉加。病身觀妄有生涯。太平文武寬心地。酒遠聖賢疎肺家。虛自己能生暗室。空青不用點晝花。小冠項擬更名字。借與圓圓萬萬葉。紛蘇東坡詩次指黃曾五赤日誦詩得非子夏學續曰十尚半子是為許序毛公詩自謂傳之于夏子夏哭子大明事見禮記袖文正作丘明書。序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詩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體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次公曰維摩詮無盡燈者譬如一拳然百十燈真者皆明明終不盡。書成自寫蠅頭裏。破口齊胸。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中箱中。仲讀賀吟曰。殿下家自有噴素。何須蛇頭細書端。就君王冕鏡湖。厚曰唐賢如韋人。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宿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詣許之以宅為千秋說而居之。未周官湖數頃。為故生池。有詔賜號湖州刺史。一曲李芸庵詩元晏先生病久妨經。向未省下禪床。瞿曇善說空華喻。張湛新傳摸讀方。對客不須分眼白。

目既日

續資治通鑑

鎧長編神宗紀熙寧二年乙未。兵部員外郎集賢殿脩撰兼侍讀周孟陽為工部郎中。同提舉萬壽觀孟陽老而目昏。每進讀面覆案上。音吐梗

愛官寧復羨。牒黃會逢妙解金匱術。漸恐封疆限醉鄉。

目既日

續資治通鑑

趙抃以為當遷待制。宋周邦彥詩游定火。見過醉臥曉去。獨下日暮不能聞。首蹙而賦之。煙草里門秋暮氣。出人宅道知金輪升。戶牖繁虛白風驅雲。將來市聲落几格。達曾屬解鞋一飯已。掃庭餘糧未潔鼎。傲鼠已出領銅英。洗病眼。鳥鳥畏斷冊。已為兒輩翁茲事。豈不追昔見。羨門生童子。身三尺。捐家問道要。顙聲不好刷。煩觀鳥跡書保氣。如保璧。貪餌投禍羅。煎姑廢前績。上懸玄元教。瀘死有餘責。濁鏡在兩眸。看未急成碧。當時方瞳叟。變滅雲零隔。肝勞憂久痼。暝坐教督暮。尚須文字間。侵畫百年客。非圖燭秋毫。所要分菽粟。孫真人云。諸以問細字。糾繆難識。而得目者。名為肝勞。非瞑目三年不可治。梅聖俞詩日晝我目忘。病睿白晝若連霧。窺驚物雙言。輒下筆誤。來人髻。幫是飛鳥牒。曉度結。孰辨別。此已忘。好晏陳。達江湖長。翁集少。韻嚴上。舍。清書日。各。聲利營營。閑蠻蠻。人生悲歡。更幾遍。群兒沈迷如病醒。尚念醇醪夢酣醺。吾儕較之。唯阿彌。苦澀僅逃紅綠眩。短檠半世課蠅頭。老闊舊歲紛莫辨。近從墳讀得奇本。穩坐幽窓想。吾倦嚴侯著書定。千載尚向枯榮求。聞見可無一洗。賓郎瘦。捷筆。因君拂塵硯。勝元秀詩次。詠樂天。日。百年今已八十五。此去光陰解幾多。足病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半生為我宋。日昏今日奈渠何。也知亂膜無方法。正為執書被折磨。瞽者欲行須用杖。不如安穩坐盤陀。陸放翁詩：「客有感，兩臂移脊八十餘周，來觸事覺空疎。何由四目如蒼頭，讀盡當年倚杖書。陳璫詩：壯歲漂淪壞紙食溫草，瑣碎錄杭州老卒。」

讀書老忘休歇，欲何如夜窓不復留燈火。眼食納鈞一任渠，佛書謂睡為言不可燒。甘厲淳今人曰：「情」。

目痛

宋梅聖俞詩：「日日病有作，已為貧。」

事不眼厯既能分，好惡難用變。青白讀書聽吾兒，且未廢朝夕。劉後村詩：「自已賣猶赤，痛久不出難。」襄陽遺毒青燈亦一魔，拋書無味甚。節腹奈餽何，二癬依然在。徒勞問眼科。左目痛六言，九言深碧非少林祖。恭亦疑歸宗，僧何須近青藜。杖不願如笏石陵，親燈似鷗裸巵。對卷如懶，祭魚今已作白骨。觀昔曾校黃本書，詩到歌行尤妙傳。與國語並行，數半張藉病。瞎浮誇丘，夫明。昏花廢千祿，書麻喙類辟。瘡符草字見，嗤辟充小稽。難付官双晚，歲甘為瞽丈。前身不是離婁喜梵夾，書送老。惡中翁本如鰐，儒醫診肝脉。去小童負藥笈，從吾寧作一日鬼。古曾有獨眼龍，烹沐不欺閨室呻吟少。下禪床悟後，畫除業障定中或放毫光。早曉蔡譜華妙晚愛時書，深長始悟辟紅異味不如守黑單方。閑上

余集卷之萬李平生

十

束三千卷，牆角棄二尺檠。此玉函方不載，無金匱制亦明。後九首弘景跋已上矣。子公書久無之，怕騎瞎馬浪出。安用明馳疾馳，經來葱嶺絕域。書出汲縣古冢，鏡君一目十行如彼千瘡百孔。痛定偶成短藁驚四如，近清光黃帕牙籠開卷，絳紗玉斧照廊。夜眠便甘菊枕，晨起避凌霄。露信爾雅幾委頓，註本草不宜誤。力疾搜腸革，刺悉痛撲訛。改詩鐵燈檠，找同好。金蓮炬彼一時，默默回光反照。津津勿藥有喜，八荒入吾聞。中四海在我牆裏，坐升成小眼孔。面壁得大醫王，淨洗三生熱惱。不煩一脈清涼，老去具一隻眼向來隔。裏重膜盡見夫子宗廟遍觀，獨勒樓閣。吾今垂老示疾，君昔與人作緣尚能續華佗傳。何敢負宋清錢。左日滿一月未愈，和前九首閱之，則新生擴闊之則入定，僧有時起嬉斗極。人索書，隘矣。四夫疾視鄙哉！立父倒行止酒肴花燭，淡吹燈見月羞明。無復燃藜照向徒以親燈勸符，掩卷嫌收穢丈絕纓罵玄老奴。鬚眉似是崎嶇耳，自己非曠。妻受明上座項禮視彼老公血讐，耄及歲不我與。眼空吾誰適，從蒙叟邊觀鴟鴞。子雲自視蛇龍，靜中面壁打坐。倦後拋書後床，認自家一尺捶管渠。懷萬丈光，朱顏無藥能駐，白髮緣愁許。

長昏昏枉讀萬卷變變起燈四方
乍可朔看短劍渠肯高張長檠已與
鷗盟浩蕩都忘鵠立通明
人和後也曾覺性靈明自若本心利欲食之
大觀如夢如幻小視坐忘坐馳
學仙燒水成灰學書埋筆為冢羨聞尹
喜見牕愛希氏子瞻孔寒儒頰有雪映貧女那無績光千眼今依佛閣
重瞳昔侍舜廊康術鷹眼不化處仲峰目亦露我自有觀人訣汝勿為
祖師誤竹簡定錄古字黑屏倒月經詩嗜學心無止法讀書眼有迷時
入槐見蟻羣聚賦茅覺粗惡喜脫離黑暗獄中透入光明人世自遣
病魔滅藥不干藥上藥王洗眼葛來舊本照懷客月新涼浮雲月之障
礦蒙氣日之翳膜已把太玄復詭更以金蓖療目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必差遇三日祖目果差

明目

抱朴子或問明

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大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
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
子今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大膽煎青
羊斑鳩石决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鷄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
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宋汪藻浮溪集賀毛察院啓張瞻明
目於數步之間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鄭玄別傳玄秀眉明目仙傳道士

赤葉真言萬九章卷

土

薛曰幽薦人樓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禹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
日蹙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
崖巒不隔視聽吳郡志陳遺郡人宋初為郡吏母好食鑄底飯遺在後常
帶一囊每餐食輒利其焦以贈母後孫恩亂聚得四斗恒帶自隨及敗逃
竊多有餓死道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道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傷目左傳宣公十五
年齡子嬰兒之夫人昔景公之婢也鄧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伏有五罪萬才雖多何禱焉不祀一也者酒
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注赤狄員可伐之罪有五南史宋袁粲傳初粲汗
於孝武其母候采與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
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孝友同風梁義安王大昕字仁則簡文帝第十八子
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為之傷夷堅志賴
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强悍之類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
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
何鼓刀解牛有簾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狹過從傍過正着其

右目上獨之不落即時主合不可脫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艱元胡紫山詩說言此久日力耕耕作詩以自鳴讀書悅我心既人即傷目惜目廢觀書靈源復蒙固損益互相攻取會無定路閑帙儼若思勇斷旋自悞司明人熟無視物隔塵霧媯虞成聖業宜以重瞳故不為五色盲閔理非所慮古人見天道安

在窺牖戶撥去非禮視三冬文史富心目自雙清寒月洗秋霧

失目

夷堅

志樂平枕搔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熙甲寅登極大寧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郢州酒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睡間聞異響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精已爆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曉日遂祐其異如此宋許景衡詩陳節秀才失日贈之無簡卓羅源何事詩翁遽失明朋過相對淚縱橫祗應藥石猶能療肯與風光便隔生張籍詩三千病眼今年秋兄與及後隔土老去篇章方得意春

歸悔折最關情風流密今雲深在雪唱何妨屡寄聲

眇目

晉史揮塵

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仲盈為節度使人送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充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充用一日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張華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蓄丘許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訴朝服拔劍

二日一夜較二校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老學庵筆記晁

之道與其弟李此固應舉之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葛某眇一日之道戲作

詩云汝與主司逢葛八賢弟被黜兄薦

射目

左傳襄公二年鄭成公

疾子細請息肩於晉楚

君以鄭成視某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唯我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呂錡夢射月中之逃入於泥占之曰唯姓目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逃之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又曰夏侯燉子數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燉俱為將軍軍中號燉為盲夏侯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惠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忘其目也史記晉世家晉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子請公亟還郤至曰疾兵誅遂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發已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鄖陵南史杜前傳前父懷珪命第三子嶷與琨前鋒戰于

光道寺溪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章裕
遭少過相者曰卿容貌須少虧則當富貴後因醉墮馬鬚角小傷相者曰
未也後又為流矢所中眇一日相者見之曰善矣後遂開府。侯景亂招
達率鄉人援為流矢所中眇其一日北史魏本紀昭成帝嘗擊西部叛賊
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欲屠割之帝曰各為其主何罪也釋之隋書周
羅睺傳陳宣帝時羅睺以軍功授閻速將軍旬奉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
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唐書吐蕃傳永泰八年吐蕃犯祁鄰
馬璘以精卒二千於蒲原夜掩賊營射賊豹皮將中目賊衆扶之號泣遂
舉營遁去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八月西川前鋒將王宗樞攻破金牛
黑水西縣甕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失貫左目達于左目跋不出王
建自舐其創脹潰出五代史霍彥威傳序威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
之愛其雋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日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
之稍遷右龍驤軍使石監門衛上將軍宋史張出傳元昊犯鄜延詔麟府
進兵昌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閩破浪黃完兒兩族以功補下班駕侍三班
差使及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猝下賊將登泉囂曰城破矣召來降
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間關護
州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遣石班駕直。宋宣祖討王景於鳳
翔會蜀兵來援戰于陳倉始合矢集中左目氣彌盛奮擊大敗之太平廣記
唐邢曹進河朔之健將也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即以鐵鉗命有力者拔之
其鐵堅然不動妻孥輩但為廣備佛事忽晝寢夢一胡僧至曹進以所苦
訴之僧曰能以米汁注于中當自愈矣既寤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
既夕其瘡稍癒即今如前拔之鐵突然而出不旬日而瘡矣有官龜鑑王
珪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吳元昊寇鎮戎軍珪奮擊多獲首級是歲
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俱沒珪目中飛矢而卒

抉 目

通鑑外紀具王賜子胥屬鏗劍子胥臨死乃告其舍人曰抉吾
少必抉目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賦者錢
菜將尚讓愁應在省官及門卒恚狀目倒懸之光啓三年卑師鐸與呂
用之戰復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以瓦石投之
須臾成冢梁太祖紀開平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
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故
其罪已幸矣不宜復乘獎以敗風俗蜀王乃止後唐明宗紀長興三年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義成節度使李賛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挾目或刀剗大灼五代史元歎傳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剥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杖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腎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宋史孝義傳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衲之母目明如故

膠目

通鑑外紀莊王鮑子謂桓公曰君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寶施伯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長為魯國憂夫不如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殺子糾于生寢葬之賤比非數邑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許之使吏鄉其拳腳其目盛之以鷁轂置之車中以子之名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名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衽棺比至

鑿目

大會羣臣而皓登殿稽禮賓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整人目利人面皮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北史夏赫連氏傳赫連屈弓性殘虐常居城上貫

續後漢記孫皓傳皓降晉武帝因

三鑿三漆之齋板而見桓公

鑿目

大會羣臣而皓登殿稽禮賓充謂

弓劍於側有所嫌恣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誅者謂誹謗先戲其舌而後斬之資治通鑑唐貞元三年八月戊申吐蕃帥羌渾之卒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李章戍武功大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悉送文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衆大呼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衆復

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汚與神策副將蘇大平夜出兵擊却之

矚目

史記荆柯列傳高漸離善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

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矚其目唯古海令天官後日一音角亢者可以為暴橫今大明使擊筑本嘗不稱善新唐詩

高駢傳俾師鐸使高駢求第禽諸葛庶腰

薰目

唐贊武后縱使上飛

下得金數十斤再縕乃絕仇家曬其目云羅泌路史蜀山氏論

課后曰凶人告託遂以為帶推劾之吏相

刺目

唐贊武后縱使上飛

幹以燭泥月龍首懸髮薰目號曰獄待

宋史

者刺其目光聳皇帝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城服之外

塗目

唐贊武后縱使上飛

幹以燭泥月龍首懸髮薰目號曰獄待

楊震

仲傳史次秦眉州人及進士第吳蒙叛招次秦甚遠次秦遷延國避僞知大安軍郭鵬飛追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傳之比至日益腫次秦母年高而賢聞次秦為蠻所獲即令家人以疾罵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蠻乃聽還裝誅蜀上其事改秩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刑目
幼學新書唐書僕射房玄齡少時盧夫人質性端雅姿多不教卿年少不可守志善事後人盧氏泣曰婦人無再見豈宜若此遂入帳剗一目睛以示玄齡後寵之猶厚夷堅志金國與中府有劇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剗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衆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間目已失所在不免剗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衆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燃目

夷堅志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偏禱山川祠廟不應

遣臨安守往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苦行頭陀潘法慧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譚投

余樂齋卷萬之千百三十七

十五

諸大燬令通紅置眼中然香其上者焰繞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閩境露足法慧眼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須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陽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今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道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慧問何人僧曰我第施主也慧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同行僧曰他路自然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慧就地捨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天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圓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鵝眼暗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群鳥啄目

太平廣記開元中有士人往黎陽日暮忽見路傍一宅將

投宿開門見一美丈夫客問其名曰我潁川荀季和於是命具禰舍中仍救一婢侍宿俄聞外有呴呴受痛之聲乃竊於窓中窺之見主人據胡牀列燈燭前一人被髮裸形左右羣鳥啄其目流血至地客謂曰何人也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鹿犯吾垣牆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日乃大暉也至黎陽謁令果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延入內舍因具為說之今日信有是一日率羣吏縱火焚之日即愈

入目

太平

廣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大有二物挺出變成二青鳥入龕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瞑目

左傳襄公十九年荀偃痺疽主瘡死而目閉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豫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

瞑受含東坡物類志瞑目閉光合斗樞黃帝占神光法人目中暗所閉以指觸之神光占法黃青則吉夜仰視其斗上輔星或斗岡杓上第三星一與目之神光色同以此詳占候知已亡日遠近東漢書馬援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脩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稚妻子并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猶耿耿也獨惡是月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初晉周德威與李嗣昭有隙晉王充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追追忠孝吾愛之保今不出重圍盡德載不忘舊恩慘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游園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逼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大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宋史司馬光傳元祐元年光復得疾

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仗持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記今以屬公月河所聞司馬溫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往問醫之曰某有數劄子切為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至元神爽不亂氣羸不食累日因如廁勞氣少頃而逝九月一日上以祀天受齊戒不反出臨喪初七日幸其第尚意警喻論策變生不及料章疾雷不及掩月卒電不及瞑目元史雪不台傳金帥合達見獲以不屈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不台曰汝須臾人了識我何為曰人臣亦各為其主卿勇蓋諸將天主英豪其偶然耶吾見卿甘心瞑目矣拜降傳初拜降母徐氏盛譽喜曰有子如此吾死可瞑目矣司馬光詩瞑目送千古飄然一哄塵山川宛如舊多少未來人

瞑目

厚終禮襲篇

瞑目注曰瞑者縗面衣也用緝方尺二寸輕裏繫組可綰吳郡志吳王夫差既為越王勾踐所逼梓允曰以三寸白瞑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瞑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中覆也

瞑目

呂氏春秋蓋貴過於先其伍鯀人怒以械

燒首入其頭中河五育瞋目視船上人髮植目烈鬚指直舟人盡傷駭捕
入於河使船上人知孟育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燕丹
子曰樊於期聞荆軻之言於是自刎頭墮背後兩目不瞑列仙傳曰秦召
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圍中亥瞋目
視虎皆血出灤虎終不敢以視史記蘇秦傳蘇秦謂韓王曰夫以大王之
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
臂瞋目按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不肖亦不能事秦漢王詣鴻門謝項
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戟稍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鬢髮
上指目眴盡裂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
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西漢書陳餘傳陳豪傑說陳涉為王涉
問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下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
始至陳而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諸曰示楚漢春秋上過陳留鄉生求見使者入
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
也使者出鄉土瞋目素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魏志太祖與韓遂馬
超等軍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刀陰欲前突太祖素聞
褚勇毅從時是乃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時之超不敢動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首三七

七

張繡反襲太祖營曲韋戰於門中書乃雙挾兩城擊破之餘賊不敢進
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三國典略齊韓鳳佯提婆高阿那肱
共處衛軸號曰三貴瞋目張舉有敗人勢晉書王敦杜害刀協及敦病白
日見血乘輜音逐車從吏騎詣敦而仰頭瞋目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九
年龐勛作亂遣其將攻泗州辛謹求救故使郭厚本厚本將從之淮南
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謹拔劍瞋目謂公弁曰
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退留不進宣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
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諱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月起欲擊之卒不起
抱止之公弁僅免縉蒙求忠義傅頬果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
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玄宗乃擢果卿衛尉卿果卿兄弟兵大
振祿山大懼急攻城采卿晝夜戰糧竭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脅使降不
屑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
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署不絕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
否果卿含胡而絕鄭氏譁訕瞋目怒也

反目

易小畜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齊高宗謝眺妻常懷力欲殺眺不敢相見晏元獻公類要有文化辭說其
數矣詩當考董仲叔之求繫獲見紡於庭槐國語晉昭公參董叔持琴於
范氏叔曰范氏昌也夫子曰欲為繫獲焉他日董叔憩之於范數子曰
不吾收也。獻子執而姑之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于叔向曰求
繫則繫矣求後則後矣欲而得之又何謂焉江范叔姓也即董叔之妻孟
獻子之妹也劉毅解書晉書叔字仲容為尚書左僕射嘗散齊而疾其異
百之數便奏加裏之罪而請解齊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怨耦
曰仇左傳二云秦穆曰妃反目占之命也鄭氏譚絳反目夫妻不和也

張目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涉水秦王不青擊並相如曰五步之內請
秦王不得為一擊並朱王質雪山集蔡京當國致一異已者于理其顧所謂天王號曰有光不啻尚為天王乎神為之目張京聞而含之經子法語

太玄經郭目

鄭氏譚絳瞪目

反目

西漢書息夫躬傳躬既親

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漢雋林固傳公孫弘亦微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

蒿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窩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嚮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窩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

橫目

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李君虞詩平和大相公
郊居寫日黃扉曉下禁垣鐘紳坐南聞山萬重獨有月中高興盡雪峯明處見寒松宋劉敬
詩曉晴小園野客幽居何處尋小園荒徑似山林雨足微嫌何自喜秋來
蟋蟀競悲吟丹青果實同時熟紅白荷花相映深可憇幽蘭老堂下無端
柔蔓上城陰微茫迢遙照樓頭出蕭索孤煙天際沉楚澤偏傷千里目西風
曲吳郡賦曰湖波汨起回復萬里青青草接連望詩曰青青河畔草是杜
詩野水未更接連去阮風力滿采鴈一聲先吳郡賦五日注曰舉報者
程席用力也接馳與阮同是杜詩一聲何處送書鴈野曠低歸鳥江平進
晚章吳杜詩江平不肯流又云百丈牽江色望鄉從此始留恨未須穿大
道謝玄輝詩有情知空鄉阮嗣宗詩東菴從此始是杜詩新愁帳故穿韓
琦詩擁傳偶逢倦遊春旅思長遠煙含樹色細雨起塵香隴麥成行綠林
鶩並對黃楊鞭聊自慰舉目見韶光如今小園寓目獨樹趙寒色闌雲
淡落暉新霜黃猶重久雨翠梧稀暝雀鳴還啄高鳥定更飛故韶猶故在
半歲元無衣孔平仲詩白日照園林悲風又蕭索橫秋隻鶴健駕海孤帆
迷陰雲帶雨歸晴嶂排空出一望一高歌憑誰縱吟筆候此年華晚蘭

永樂集卷一百三十一

十九

然學館幽常閑小却悶極靜景多愁葉走堂階響雲依疑吻浮黃茅日西
下戲犬在城頭雲慘天如褐山橫日易昏寒鶲啼古木飢雀噪空園紅
葉風翻勢蒼苔雨滴痕行吟有清興寂寞與誰論枝上餘花脫盡紅行
人驅馬綠陰中青春裁剪應辛苦不柰東南一夜風狂武仲詩秋秋黃雀
在枝間歲晚荒郊怨苦寒容易驚飛無處所人家曾借畫圓看清灣氣
東暮潭潭漁客半似引阮三尺鯉魚投密網西江雖廣爾何堪蘇洞詩
盈盈一水充秋蛇難犬無聲野客家雨後綠添泓徑草風回紅謝隔墻花
登樓秋林薄薄半接鵝城脚荷花一帶斜碧色暮雲三萬里不知魚網
是誰家漫游草灘聲盡日卷晴雪葉葉輕舟撇浪來幾樹撻花臨水發千
生甘老白雲堆張昌詩寒山草木疎蒼翠因雨濕日暮來不來前溪借蓑
笠元都經詩錯莫坤靈慘不春捨根戈戰閭風塵可憐萬里中原士一改
荆榛愁殺人中州樂府江村潤草萋萋綠林鶯恰恰啼汀沙過雨便無泥
喚得芒鞋隨意到前溪清淑潭堪畫雲煙總是題江湖老伴一蓑衣真箇
斜風細雨不須歸

觸目

宋晁說之詩山以石得名土惟山之賊如何此云山
土石相充斥土上而石下無良磽有德土實最下底

位高不厭職。或云三十年此土化為石。頑陰不堅陽如寄贊容。近聞知
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苦辛。小人多羽翼。念從闐闢來。久矣莫變革。
吾其柰此何。唧唧復唧唧。陸故翁詩小憩前平院。戲書牆角。日道邊小寺名。前
平殘僧二三。至半傾。旁分千畦畫撤局。正對一山橫翠屏。脩竹掩蔓上幽
徑。整瘦檜柏當前景。稻秧正青白鷺下乘櫓閣紫黃鸝鳴村虛賣茶已成
市。林薄打參惟聞聲。泥行扶翠叱新犢。野爐燒菊吹香粧。十年此樂發夢
想。忽然到眼難為情。上車欲去復回首。那特墓境供浮名。睡起書牆目。整
架綠花重。圓枝杏子稠。渴蜂窺硯水。猶然集簾鈎。入夏著猶薄。枝間身自
肉。午牕初暉起。幽興付茶甌。因中事觸見氣候。今年晚濃霜始此回殘
梅木全槁。晚菊有初開。烏曰先楓赤寒鵠後屬朱。西窓夕陽暖摘橘。薦新
餽鳥曰木霜而采卉。采鶴必得霜乃至。山因言觸目山近雲生易。人稀
喚作避秦人。以草王城內。書牆日十里。西風吹帽席。江城衣袂遠猶聞。路
如絲。問蓬秋雨山似爐。峯巒暮雲原上老。翁眠犢角籬。邊小婦牧羊第百
錢。且就村場醉。否本醇醲莫苦於晚步。門外苦相目。數株茅屋鏡湖傍。喬
木蒼煙一徑長。酒錢過門多醉吏。天寒樓畝有餘燈。歌呼草市知人樂。蕭
鼓叢柯喜家懷。只道老來詩思盡。未妨擊壤頌時康。鄰行夜歸書牆目。老
翁病起厭端居。隨意東西不問途。霜野草枯鷹歛下。江天雲溼鴈相呼。空
垣破窻逃祖屋。青慢紅墜膏酒爐。未是還家踏泥塗。圍丁持炬小兒扶。舍
北行飯書牆目。晚食初潑一甌茶。曳杖閑行興未涯。煙樹參差墨濃淡。風
鵝零亂字橫斜。夕陽偏傍平橋路。寒蝶猶依晚菊花。堪笑衰翁耐苦吟。短
衣宿露未還家落。屬春鴉集遠洲。青林紅樹擁平畴。意行舍北三叉路。
聞君橋西一片秋。小婦破煙擣去艇。丁童橫笛喚歸牛。形容野景無餘思。
自怪癡頑不解愁。庵中晨起書牆目。四首山重水複怯朝寒。一舉烹閒袖子
看。未榜長瓶列。雲液峰囊細字柳龍團。數奉移自侏儒。國一碗來從賴。瀘
瀘要識放翁。頓絕處。胷中七澤肴。猶寬客。浪得州。酒名近淮帥。鉢數十。岸
營道小山。及解脫。得自放。李太保。仲欽。道皆在。書牆。晦。初日上簾鈎。漢
漢清寒透。衲裘雪。林並。接雙鵠。暝金環。斜絳。一猿愁。廢先卧。壑松楠。老王
子穿林。承石幽。戲事。自憐除。未盡。此生行。欲散。風渴。唐。希雅。立鵠易元吉。
直。海。廣。宣。仲。老。木。王。仲。信。水。石。皆。卷。中。所。樹。小。袖。賦。形。不。使。面。圓。圓。骨。脾。
心。知。到。骨。寒。妻子。元。非。枕。鼓。士。杜。主。那。有。切。雲。冠。時。扶。達。客。桃。柳。秋。目。餐。
詩人。首。着。聲。稱。是。平。主。憎。阿。堵。今。年。初。解。侍。祠。官。初。歸。誓。墓。老。鄉。邪。十。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二七

結茆茨近小江北渚露沾行藥屐東廂日射勑書憲孤忠自信丹心折萬
事空成雪鬢雙長焜宗人白崖老贈行期我廩門龐子自成都至還。釋射洪

美起生而寒

白崖陸使君利使君以杜詩為範子得全家應承門之焉。書柄目林塘天與占深幽一把茅鞋萬戶侯。漢漢斷雲開復合纖纖微雨落還收奇峯角立千螺曉遠水平鋪足踰秋詩料滿前吾老矣筆端無力。固宜休江村道中書柄目短蘿曲對開門脩竹陰不見村別浦潮回烹淹密孤洲春近鴈沙溫路逕行客時交響店賣新醅一舉樽忽過亂山幽絕處。況如白帝到東羌。錢青柄目輕奴閑占烹龍卧燕子橫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憑欄小立試單衣曾半詩筆頭紙上兩無功確被閑蓮眼自空石脉直尋江脉去山光元與水光通春隨草木高低到氣併乾坤東外充反顧有吾即無物。卓然獨立太虛中。春夏之交浴這柄目往年休嘆去駭駭只數今年且十旬。稚緣已半欺旭暑老紅猶強護崎春水平似画因風駁山遠如眉得雨翠物慙到前長是笑不知物慙總關身陳無咎詩夏深五月未聞蟬。窻戶槐陰意森然。紛漫蝶翻雨重縠生魚葦漾波圓平垣蘚色侵幽望。一掬松聲借半眠。長許平生主江海。志筆床茶甕五湖船王沂伊濱集和樂村言觸目。澠澠春雲弄晚晴。拋花竹外數枝明垂揚卧

永樂集卷九十六十七

七

雨欲無顏幽鳥呼人如有情。夢事膠膠遊興懶。流年冉冉客心驚。簡書縛我元來急。不是歸田計未成。陳后山詩絕句。果下翩翩躚紫骝。見上江踏花灘水見風涼。唐人樂府云。歸化走馬。明中踏殘紅。猿言載乘度餘詩。元從教水底羅弋網。知道巫山行雨鱗可無雙壁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游。裴掾曰。王昭君既至單于大悅。遣使報送白璧一雙。昭曰。昨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溪響飢魚食。川明柱影斜。驚禽穿密竹。噪鶴立浮查。談苑載增行肇詩云。此錫鑄無停奔。爰擇烏立。蓋老杜詩故立浮查。皆入舟谷。晴山歲爾林喧雀。障地鄉闈等行路。何處更為家。吉雖若那亦無生理也。周孚詩正似冉溪。溪上極欠八。愚老翁。彼外榮青綠白風前駛。繹粉紅波空鳬鶩何在。寺古鐘魚或無山。氣陰陰。欲雨僕始端解。欺于劉將孫詩。南宮庭。素拂須甘分。避紅塵。是所長。動非求。進靜非禪。昨香吞。聲過十年。溪漲浪花如積石。雨晴雲葉似連錢。千戈歲久。諳戎事。耽筆秋深減夜踪。

即日

唐韓偓詩萬古離懷憎物色。幾生愁緒弱風光。瘦城沃上肥

官途。素拂須甘分。避紅塵。是所長。動非求。進靜非禪。昨香吞。聲過十年。溪漲浪花如積石。雨晴雲葉似連錢。千戈歲久。諳戎事。耽筆秋深減夜踪。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歌攻苦憤來無不可。寸心如水但澄鮮。書牆暗記移花日，洗堯先知醞酒期。雖信闌人有忙事，平來衝雨覓漁師。宋王岐公詩落日映山崑，萬峯蒼翠深風土。九秋意人動五湖，心溪曲半帆。出天蓮孤鶩，沉白雲空滿目。無處問歸音。注跡詩澗轉喧集，水村虛道雪風寒。星當晚小野，大映山絳去。國驚時改歸田望歲豐，於勤共還往。唯有此鄰翁元耶律鑄，雙溪畔隱集。遲日照青春，遊風蕩紫宸。雪霜無氣力。一作藉在純素有精神，幽思平欺酒。閑愁自避人忘機，殊不惡魚鳥。看來馳西崑，詠唱集急雨度前軒。池荷相對翻，峯奇雲待簇。蹊間李無言，掩鼻生愁詠。披襟爽醉毫，一縷今已廢。猶戀漢庭恩，地僻無卑報。心灰欲坐忘，疾雷徒破柱。幽草不迎涼，日烈蟬遺蛻。花休密滿房，覆勝知已久。寧有次公狂，陸放翁詩堅辭。編茅餐病翁，五更拂褐聽霜風。老難樓冷啼，偏早宿火灰。深撥更紅知我面。

目

唐駱賓王詩夏日道日郎作皆屏舊墨言尋物外情致遠心適跡神幽體自輕。浦夏荷香滿。因秋來氣清。誰假滄浪上。將擢楚臣纓。宋趙汝鐸詩遊目林烟信馬歸。十來家住小橋西。浮沈野水看晴鴈。唱和茅簷聽午雞。菜要遮欄增舊壑。田分墮注作新堤。年豐米賤人人樂。農父相

永樂大典卷一九六三七

二十二

達醉縱目別釋常故杜詩登兗州城樓宋郡趙庭日南樓縱目初嘗似泥。隱詩思窮煙浪闊。目斷春雲舊實去。何有新詩得未曾披。章如對景。搜句懶挑燈。酬唱慚非敵。君千我百能張鑑。詩花柳無情。浪占春浴。鵝波墻草方東確。叫野曠鳴黃。指敝容蘿疎立茜裳。拏牆工夫便日未得闢滋味。苦愁分行行。快趁風煙闊。等鱗詩煙要篆勲。烏飛不過人行處。山好直連天。盡頭下馬忽違難。盡景市聲糊。櫨亦銷憂。姜特立詩織目郊原亂絮飛。好風嬌葉弄天機。白灘半露溪新瘦。綠樹初聞山正肥。王灼詩題范季嘗秋山。故日聞江天物態兩。憑陵借與懸崖倚瘦藤。又作吳中十年夢胥晚目。宋趙抃詩溪山曉日幽花連徑發。驚鳥遊人啼山絕頂望西興晚目。雨過晴虹上。風清長馬嘶。難平魚艇穩。村小酒

橫低誰及山翁樂。號呶醉似泥。陳古靈詩攬葉獨敲時。江城暮雨放長江。陽山斷野水。混空流。天上一輪月。人間萬古秋。感時并悲別。費盡瘦藤。郎愁春美哉。輸真苦。天成一笑先。欄起喜晴暉。鑿江山詩局老。破除骨脣酒

博盈溪頭園圃觀魚躍柳外蕭蕭憶馬鳴明日無妨再聯轡海雲猶未醉
春醒楊冠卿詩春江極日荆楊春冬異風土江北江南春冬花跨馬出郊

時極目應須美

偶 目

宋景文公集春晦偶目二首春序條云晚高臺芳意多花成風地網鳥作暝林歌樹氣薰繁腥

抱藥去驚燕失泥飛風下幡幡影霞留暝暝霏遙知瑤席恨不減飲沾衣

舒 目

張侃詩寺棧斜日風盡天陰分野色鴈眠雲影

得新晴江臺寺裏閑登覽屋遠吳山盡不成

覆 目

惟醫者可除室道晦光。

瞽目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同苻生號果

有美知然而然者矣。利血出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唐語林元年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徽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為殿簪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改首嘉為蝦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劉子晉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鬻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上陽子序通身是汗瞽目闇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語真篇等書

參訂而印證之。

目盲

西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偏盲

者患一目也許本傳南史梁本紀武帝初夢眇目僧教香爐稱託生王官既而元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日乃憶先夢猶加愍愛江少虞類苑凡視五色皆損目惟異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蒼書足用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曬楊脩身出家功德燈破出家緣復慧眼故從生至生常盲無目法苑珠林唐王玄宋行記云聖僧宴沙大阿難漢說十二

因緣深法聞皆悲泣師收泉湧總置金盤而立誓曰向所詭法其理若當願以泉湧洗阿育王子駒耶羅盲目今得復明理若不當波洗如故於是將波洗眼眼即平復山居備用諸禽獸魚油點燈令人盲目久視三光損目虎豹皮上壁驚神摸目毛入瘡有大毒害人溫革瑣碎錄有目疾者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宋梅聖俞詩日釋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右各照曜盲一直相妨尚恐有所醫獨見不能強嗟爾乎與足何為欲競傷捉馳自有職勿使心悲涼范忠宣公詩肝膽輪轉謁因鍾兩目盲小冠希子夏今色耻立明青白何曾變絲華舊不爭幸回觀物志都作反身誠元曹大貞公詩常見明奇李方政院自之月因縕一絕於中丞趙公序末何處浮雲翳太清飛塵驅逐便闇明常若似是回天手好藉餘光老魏京性虛昧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覈勝傍生速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彌斷于中則必効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問人曰須用久目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苦其日事遂無憂矣至日闇寐間崔飲多少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崔將譚生唯語大

將中善醫者沈大師象贊之是日引譚生於宅北樓唯師象與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端無私以刀圭去贊以絳帛拭血停以藥。遣報妻子知。後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毛氏聞見錄道人歸日都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一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珠而覺復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一道人著黃布袍顧棠來往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却之曰素昧平生過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側先漾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刺勑賜職鑒字左右侍女數人芙蓉冠麗服而所未覩道人云汝夫明各今夙緣相值當為汝鑒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鑒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卧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搜櫬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曰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鑒乃掖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憇復拉卧如初棠知無可奈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徐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却為人言所避無不駭異好事者十余輩並隨之及舟處畧無見矣棠時年二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

〔永樂大典卷一萬零六百三十七〕

二十一

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號。

香火供事甚謹茲殆佛力云治目

敬齋古今註東坡云治目如治

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義之曰東坡此諱強為說爾其實不然治目

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漂浸鉤割針鏗無所不用入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硝青硝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宣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為定論也。比見張鍊師舉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為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故復不効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何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問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熬成者它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為可信。

愈目

昔史揮塵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

知韓子之言為可信。躬自侍奉母食必自嚙之母既病久至於坪數使見搔撻婢忿恨伺旁斂行取婢增炎餉之母食以為美然疑其異物密藏以示度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闇從此遂愈晝夜

永樂大典

卷一九六三七

顏含傳含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餌
參問息耗帶醫人跟方應須縛蛇臍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
嘗畫偶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臍
也童子遂遁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勝藥成嫂病即愈太平御覽唐廣陵關
閣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鉗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齋苦救療一
日忽有衲僧來磨淨水銅餅出百金為酬行者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
有藥能療否僧許諾及磨洗畢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行者奔還但見母
自床墜地兩目忽閉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改簡以
畫地為圖即知咎休故號撥沙婆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父
則木根傷害其目必喪蓋以去之既喪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元史孝
義傳李茂父卒奉母孟氏益謹母嘗日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
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壽孟氏竟八十四而歿夷堅志衡州陳道人以
磨鏡為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衡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
明日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鑒冠方振安撫李尚書以重賞
募鏡或有殺平人以應今汝設造此柰何遂已明日復遇之約如初且責
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攀陳手行官
道上諸糾轡後附耳語俄頃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今
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倏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
年時頗能談人未來至今猶住米湖湘間江州志唐黃知儼字明道尤
江人為太平宮道人有潛山雀體道者訪之既別而知儼遂狂嗜酒浩歌
一裘蔽體不問寒暑人與衣物則隨散去背負青囊食餘雖然貯之未嘗
有缺氣石以錦者恭齋若自知微取茱萸置酒中自
食其半除以遺高飲之出門而目愈自是益冲澹

舐目

傳龐天祐

江陵人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
劉孝忠母死瘞為鬻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行養為己子後服父
兩目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云金史劉政傳政性篤孝母老喪明
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元史孝義傳劉通母卜氏夫明通譖斷
酒肉構之三十年不懈母年八十五忽復明又鄱陽黃鑑譖暨丁祥皆以
親長明以舌舐之復能視烈女傳張氏廬州人母病目喪明張氏歸
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能視能改齋漫錄熙寧中水部員外郎娶妻危害
目疾喪明者數歲有人教以宜禮玄武貴神者晏從之其復夢一人持龜

來詒其目自療目 太平廣記後周張元字孝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是失其盲疾。濟目泣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視目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乞祖目見明元永代閻。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後必差。通三日祖目果

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二十七